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
第十回 六夷騙扇 婦鬼雪冤 恩報關定 結果圓成

有一福建客，帶得武夷茶一百箱。共實本銀千兩，到廣東有對倍之利。其人姓洪名真官，未有家室。在省城娶得一氏，住第六鋪。隨做廣東生理，將有五年。不料遇週三年大亂，真官外出，路遇強徒絕滅，何氏已知其故，請道功果召亡，安靈上旛畢。何氏思道：丈夫在生，置下屋捨物業。不覺自付自思：又無兄弟伯叔，教我倚靠誰來。欲待出事他人，又捨不得許多家業。左右兩難。次日召媒娘商議，媒婆一到，便問：「大娘喚我到來，有何見教？」何氏稱說「不敢。」特云：「黃媽到來見教一事。」媽道：「何事？」「妾有一言說出，又恐羞殺人也。」媽道：「有事但說何妨。」何氏道：「我欲待出事他人，亦難捨先人靈去。但有俊俏才人，招一個人開管理家業，妾心足已。」黃媽允諾，辭別而行。一日，媒婆訪實一人，昂然面進，見了何氏談論云云：「昨承大娘之命，老身訪實一人，係新會人氏姓周。其人生得俊俏，聰明伶俐，姿質寬容。約三十之年。娘子意下若何？」何氏答曰：「甚美。如此請來，識會一面何如？」媒婆通知周姓，隨帶相會。二家相允，卜定吉期，自是招得周郎入門：「一定生涯，妾心安耳。」週六夷計道：「明日把些銀兩，備買木料，請木匠工人門櫃。」於是買備木料並請工匠，那時街坊問云：「週六官明日開甚寶鋪？」夷答：「未定，開者得知。」不期將有一月，鋪中傢伙什物備齊。一日，何氏將此銀獻出，六夷接轉，稱言備買胡絲。不想此人狡猾，待銀到手就走，一迅風去了永不復返。何氏終日哭天哭地，惱成一病。其時街坊議論紛紛：「這等婦子貪淫，死他不錯。」病將三月，何氏亦死。家下無銀，只有一婢，賣銀十兩，備棺收殮，埋葬已畢。惟何氏死去陰靈不息，鬼魅甚狂，無人可進得其家。但是有人人其門者，登時飛砂走石。已經數年，皆是如此。門走亦無關欄，任從豬狗屙屎。話下不題。

且說有一無賴之徒，叫做關亞定。終日以賭為生，有賭則飽，無賭則饑。一日輸窮，無奈就在鬼屋眠宿。自論云云：「人道此屋有鬼，就是有鬼，與他無仇無隙，就是有鬼何足慮哉。」常常在此出入夜眠。一夜鬼現真形，行近亞定目前。定斷然不懼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家婦女，夤夜到來何干？」其鬼答曰：「我既說出君莫驚駭，妾身便是本宅一女鬼也。」定道：「你既是本宅女鬼，到來何事？」鬼道：「妾訴君家得知，都只為新會那週六夷，被他拐騙妾身銀兩六百。故此滿懷堆積深恨此人，惱成耽憂之病，此自身亡。妾身欲報冤仇，無人待理。妾意欲浼君家代奴出力，以報前冤。」定道：「我並無能乾，安能與汝出力。」鬼云：「不用能乾，自然報效。」鬼又問：「你慣賭者，怎麼為輸，怎麼為贏？」定道：「我擅買賣，其寶內之木，邊紅邊白。紅的是贏，白的是輸。」鬼道：「此有何難，明日跟隨君去，作一個暗號，指點君家贏得錢到手，買柴糶米。不在你自炊，妾身代為君食如何？」定道：「有此美哉。」其鬼又說：「但你贏得錢財，代妾僱船一隻，到新會城。我便跟隨你去，到了他家，此段冤仇顯報，妾身安身。我亦常常護君左右，不忘大德。」二家講話投機，不覺天亦曉已，定道：「卻原來一夜都是講鬼話。」即日去賭，其鬼賤入亞定小衫衫兒內關定。遂處尋賭，果然贏得回來。於是備買柴米，其鬼弄熟，定果食之。日日如常。

一日，定果贏得銀兩到手。備辦一身衣服穿著，竟僱一船。其鬼跟隨關亞定，往新會去也。一日到了新會街，訪問週六官無人可曉。定道：「週六夷。」其中一人答道：「週六夷乃是花號，其人生似女相，人道他六姨。他字士安。行盡此街稱問士安四爺，人人相識。」至了此街便問，一人指道：「此一問便是。」定在門首叫聲：「周士安四爺在家麼？」士安便出迎。其鬼現真形，士安見了何氏，便道：「賢妻入屋。」叫妻斟茶「前在廣城，再娶一婦，今日他來了。」妻道：「你眼見鬼麼？」士安回頭就不見了，速打幾個寒振。自覺自體不快，連日至夜，四體不安。發狂大叫，講出前時在廣，拐騙何氏財帛之事。被何氏纏了三日，身故。

雪了前冤，何氏心亦息矣。魂隨定君歸到省城住下。定一日坐下，與鬼面上相對講話如生。一夜，定起淫心。其鬼答曰：「這個做不得，陰陽不得相合。若有此事，君命不長。」定懼怕，自後不敢再言。忽一夜，鬼婦言曰：「定君明日姻緣已就。」定道：「怎說？」鬼云：「今有北門陳世有之女，長成二十。明日當死，陽壽亦未當盡。明晚你可到大北外，其女子還魂，你可背負回來，即是百年夫婦。」惟關亞定從無懼鬼之說。到於是晚，竟去大北外，遍野尋覓。忽聞棺內有人高揚救命。定劈開棺蓋，見那女子復甦。背得回來，停頓數日，身子方愈，結為夫婦。其鬼又出現說道：「恭喜定君，百歲姻緣，今日和諧。妾有餘言未歷，君未得知。奴身死後，因陽世未盡，未入酆都。今日陽壽滿矣，當歸冥路，自此亦難再會。前蒙君德，指引奴家雪了前冤，妾心安耳。承蒙廣惠，今日無物可報君恩，賤妾還有絲銀六百，埋在天井之下。你可掘起此銀，得來營運，你的時運應至。我亦不能在君左右，要會難逢。贅言叮囑，君且緊記。從今之後，幸勿賭錢，自有功成結果。夫婦團圓。」囑罷，關定有「情詞」一首餞行：感戴恩深，感戴恩深。蒙情廣惠贈黃金。今日別離何所會，無路跟尋。思一曲，想一陣。破鏡分開陌路行。眼底望穿千山月。此後無言再問音。

鬼以「木蘭花」詞答之：

雙眸盼望娟娟月上，枝頭上木蘭花架，正是離人心挹映。聘目相看，兩下沉吟難再想。利刃一張，剖斷恩情勝斷腸。

二家情詞奉答。關定遂吟「離情」一律，致謝致謝：

渺渺茫茫暫處交，如何驀地說分跑，無辜離別雙行淚，豈可相逢一旦拋。

春到梨花深鎖閉，陽回枯樹未開茭，孤鴻難得成鸞對，感戴恩深入鳳巢。

關定詩罷，鬼婦奉回一韻：

進嶺巍峨心要專，過江須用渡舟船。逢衣仗賴三針引，習射全憑一箭穿。

秦晉相交非魯狄，朱陳永結是桃源。乾坤自古風雲會，何愁有月不團圓。

兩家吟詠已畢，情鬼亦去，永無再會之期。陳氏亦知其故，動問丈夫此段恩情，從頭指示。關定從始說了一遍。陳氏盡知其事：「情鬼與奴，此二者皆係前緣已定。」此所謂：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一日關定與陳娘並坐，談論云云。陳氏謂夫：「妾得君家救奴殘草，亦難報答。妾身尚有父母，在北門城外居住。我乃陳世有之女，你明日可到北門，相見我的父母。迎接爺娘到來，可知女兒下落。」定次日，到北門訪問陳世有。一見便稱岳父、岳母。陳世有道：「事亦出奇，逢人便稱岳父、岳母，必定目下欠詩書。」定道：「這段因由，不說你亦不知，講起令愛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其父母不勝喜悅，有此美事。即同賢婿到得女家，母子抱頭慟哭。便知端的，有個團圓聚會之期。」